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

西厢记·牡丹亭

刘虎澄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

西厢记·牡丹亭

刘虎澄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厢记·牡丹亭/刘虎澄编著. —2 版,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7. 6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

ISBN 978 - 7 - 5418 - 1466 - 2

I. ①西…②牡… II. 刘… III. 戏剧文学—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5550 号

封面设计: 任晓强

责任编辑: 王 何

出版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邮编: 710061)

电 话: (029) 85252285

网 址: [http://www. QQQbooks. com](http://www.QQQbook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70

字 数: 140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18 - 1466 - 2

定 价: 135. 00 元 (共 5 册)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编辑委员会

编 委：王 瑾 王 鸥 王 何
田润菁 刘虎澄 周建顺
李 岩 陈 皓 陈云曼
陆 琦 姜山龄 何胜荣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使她璀璨夺目，馨香四溢。

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是移风俗、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善、美的民族文化精神。

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善、美精神的继承，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失去了根，还谈什么花繁叶茂！基于这个想法，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编辑这套《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分辑分批推出，以飨读者。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自有其情节紧凑，通俗易懂的长处。阳春白雪自然很好，下里巴人也确不可少。

改写，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以求历史的真实，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丰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并增强其故事性，虽改有所本，亦绝不敢掉以轻心。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必然打着时代的、阶级的烙印，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绝不会、也不应全盘去接受。

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

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前言	(1)
----------	-----

西 厢 记

一 张珙惊艳	(3)
二 红娘训生	(8)
三 花园联咏	(14)
四 道场相逢	(21)
五 飞虎围寺	(27)
六 白马破贼	(32)
七 夫人悔婚	(40)
八 莺莺听琴	(46)
九 相思成疾	(51)
十 红娘传书	(56)
十一 莺莺赖柬	(62)
十二 菩萨妙方	(68)
十三 西厢定情	(76)
十四 夫人拷红	(82)
十五 长亭痛别	(88)
十六 草桥惊梦	(94)
十七 琴童报捷	(99)
十八 张珙猜赠	(105)
十九 郑恒欺天	(111)
二十 终成眷属	(117)
后记	(123)

牡丹亭

一	延师课女	(127)
二	春香闹学	(131)
三	游园惊梦	(138)
四	梦梅献宝	(144)
五	留真题咏	(149)
六	忆梦伤春	(155)
七	医巫双请	(159)
八	丽娘玉殒	(164)
九	寄旅拾画	(169)
十	冥审丽娘	(173)
十一	人鬼相恋	(178)
十二	还魂婚走	(183)
十三	应试惊兵	(190)
十四	贼兵围城	(196)
十五	围释团圆	(201)
后记		(207)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

西厢记

根据〔元〕王实甫同名剧本改写

刘虎澄 编著

一 张珙惊艳

好一座宏伟的普救寺。

它坐落在唐时的河中府(今天的山西省永济县),地处黄河与汾河之间。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此寺创建于唐武则天时期,原名西永清院。传说五代时河东节度使作乱,后汉高祖刘知远派邠都留守郭威带兵前去讨伐,围蒲州一年有余,百姓苦不堪言。郭威召集寺僧问计,住持方丈对曰:“将军发善心,城即克矣!”郭威当即折箭为誓,翌日城破,满城百姓得救,从此更名普救寺。寺分三路,中路有三大士洞、天王殿、钟鼓楼、大佛殿等;东路前为经院,后为僧舍厨房;西路有塔院、西厢书斋、方丈院,最后为别墅花园。相传西厢花园是唐代崔相国所建的佛居别墅,园内虽无奇花异葩,但却极多岁寒三友;亭台精巧,轩榭玲珑,环境颇为清幽。寺内舍利塔最为有名,凡13层,高约50米,平面方形。塔身中部用石击之,回声响亮,传为匠师筑塔时安放金蛤蟆在内,其实乃是塔身中空所致。由于普救寺建筑得规模宏大,风格清新,不失为一座名胜所在,特别是当时佛教已很盛行,故四方游客来此瞻仰者甚众。

这日下午,当寺内游客陆续散去时,山门外忽然走进一位年轻公子,蓝衫儒巾,书生打扮,生得五官清秀,仪态非凡,手握一柄泥金折扇,步履轻松徐缓,风流潇洒万千……

此生何人?来此何干?

原来,他姓张名珙,字君瑞,籍贯西洛,其父曾拜礼部尚书,不幸年交五旬因病身亡,其母不久也即辞世。君瑞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只落得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所好的是,他萤窗雪案,刻苦攻读,学得满腹锦绣。贞元十七年二月,唐德宗即位,开科选士,他便带着琴童,前往长安应考。一路上,饥餐渴饮,昼行夜宿,虽然难免旅途劳顿,但是因有观不完的壮丽山河,赏不尽的明媚春光,倒也觉得心旷神怡……

一日来到蒲津关前,忽然想起同窗好友杜确来。这杜确字叫君实,不仅是他的同学、同乡,而且由于二人志趣相投,还曾结为金兰之好,有过八拜之交。后来

杜确弃文就武，中了武举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他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张珙遂萌探望结义哥哥之念，既可畅叙旧事，又能倾诉离情。但是，忽又慨叹起来：君实虽然比我年长几岁，可我如今也已二十有三，人家已经功成名就，早偕伉俪，自己却还布衣白丁，枕冷衾寒，何日方可得遂大志，哪年才能不再飘零……

张珙想到此处，不觉惆怅满腹，兴趣索然，便和琴童觅了一家干净客店住下。吃饭期间，店小二讨好地介绍了当地不可不游的普救寺。为了排遣怅惘，张珙于饭后，独自一人前往游览宝寺名刹。

当值的和尚法聪，正在殿前闲眺，忽见一位衣冠楚楚，气宇轩昂的年轻秀士步进寺来，知非等闲之辈，便忙迎上前去，双手合十地谦恭问道：

“阿弥陀佛。不知相公从何而来？驾临敝寺，有何贵干？”

张珙不敢失礼，也即拱手答道：

“小生张珙，远由西洛到此，拟往京中应试。闻说上刹幽雅清爽，建造非俗：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南北过客，三教九流，无不参禅游赏，小生怎能失此良机？故特前来，瞻仰佛像，拜谒长老。请问师傅法名上下？”

“贫僧法聪，乃长老弟子。今日不巧，吾师外出，就请张相公移步方丈，以便贫僧敬茶。”法聪和尚虔诚地说。

“既然长老不在，小生无须打扰，就烦法聪师傅相引，前后瞻仰一番如何？”张珙恳请地说。

“相公既有雅兴，贫僧理当奉陪。”法聪说罢，遂在前面领路，二人走向内去……

出资修复过普救寺的崔相国病故以后，其夫人崔郑氏，率女儿莺莺、儿子欢郎以及丫环红娘，含悲忍痛，扶柩回原籍博陵（今河北省定县）安葬。不料途中阻于兵乱，不敢冒然前行，只好将灵柩暂寄普救寺内。所幸寺中法本长老，乃是其夫生前剃度的和尚，不忘旧日恩德，热情地将她们一家四口，安排在西厢园中居住。崔老夫人想起夫主在世之时，从者数百余人，如今至亲只剩下这三四口儿，心中倍感寂寥凄楚。

莺莺小姐，今年芳龄一十九春，针指女工，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崔相国生前曾将女儿许于郑尚书的长子郑恒为妻。这郑恒又是崔夫人的娘家侄子，可谓亲上加亲。只因莺莺父丧未满，故未成合。崔夫人等在西厢园中住定之后，便写书信去京师，让她侄儿火速赶来蒲州，一俟路途平静，即时扶柩同奔博陵。

别看这老夫人自己终日郁郁寡欢，对待女儿莺莺却仍管束甚严，她要女儿静待在临时的闺房之中，一如在京师相府一般，每日既要攻读诗书，又要认真研习

女工,并且不得随意出入走动,稍有越礼,即被视为有失大家闺秀风范。

这天午后,崔老夫人独坐客厅,暮春天气,十分困人,联想起女儿莺莺终日待在深闺,定然格外寂寞烦闷。回忆自己当年待字闺中所受的痛苦时,不觉对女儿萌生了怜悯之情。她见日已西斜,估计寺中游客都已散尽,便将丫环红娘唤来,嘱其陪伴小姐寺中随喜,以免闷坏身体。红娘闻言,心花怒放。这丫环不仅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而且也正是贪玩好耍的年纪。自随崔老夫人住进普救寺的西厢园中之后,终日陪着莺莺小姐,足不出户,就像自由的小鸟被关进樊笼一样,憋得不知把老夫人埋怨了多少次:为什么治家如此严谨?为什么女孩子要受这么多的管束?老夫人适才的吩咐,无异于一道赦免令,她不但为自己高兴,更为莺莺小姐高兴,可红娘为人乖巧,并不喜形于色,仍装作若无其事,平平静静地回答了一个“是”字,躬身退出了客厅。

莺莺小姐由于殁了父亲,内心十分哀痛,加上灵柩途中遇阻,被迫寄旅普救西厢,更觉心情沉重烦躁,哪能专下心来读书、作活,整天不是惆怅无语,就是唉声叹气。幸亏平日有个红娘作伴,主仆二人说些闲话,还可稍解忧伤。母亲派人把红娘叫去以后,她便懒洋洋地倚窗凭眺,不觉被户外宜人的春光所动,勾起了万千思绪,遂信口吟道:“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正在此时,红娘兴匆匆地跑进房中,向她报告了老夫人准许出游的喜讯。莺莺小姐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母亲,脸上顿时少了许多愁容,急忙稍作梳理打扮,便在红娘的陪侍之下,轻移莲步,迈出了西厢……

张君瑞由法聪和尚导引,观赏了钟鼓楼,游谒了大士洞,登上了舍利塔,顺着曲折的回廊,走至西厢园前,正欲举步入内消遣,却被法聪伸手阻拦。和尚向他介绍了园内住着已故崔相国内眷的情况,并对外人不得擅入表示了歉疚。张生无奈,只好折身向大雄宝殿走去。此殿从外观看,高大宏伟,碧瓦红墙,其气势不啻帝王宫殿;步入殿内,更是气象万千,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他敬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列坐在上的诸多神灵,恭恭敬敬地烧了三炷香,虔虔诚诚地许了愿,祈求保佑,趋吉避凶,今科若能高中,定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当他谢了法聪和尚,刚要走出殿门的时候,忽然一阵清风吹过,送来一股诱人的兰麝清香。这香气好生奇怪,直往他鼻孔中乱钻,香得他仿佛饮了名酒黄桂,大有飘飘欲仙之感。正惬意间,似又听得黄莺在啁啾:“红娘,咱们去大雄宝殿游玩游玩。”张君瑞急忙张目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嫦娥仙子竟从广寒宫降临在花丛掩映之间。他既惊又喜,一个“呀”字脱口而出,张开的嘴巴,再也合不拢去……

张君瑞的两只眼,一眨也不眨地紧盯着那位红粉佳丽,神魂飘荡之余,不禁

心中暗想：我张珙活了23岁，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国色天香。她为什么长得如此之美？你看那两条柳眉，不是新月，俨若新月；一双杏眼，不是秋水，胜似秋水；唇若涂朱，齿洁如玉；面庞儿细嫩得吹弹可破，恰似那春雪冻梅，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那身材苗条娉婷，那风韵温文典雅。真是说不尽的千种旖旎，道不完的万般袅娜，不是宦门千金体，也出书香门第家……

法聪和尚看着张君瑞馋涎欲滴、失魂落魄的神态，心中连道：“罪过，罪过。”急忙闭上眼睛，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红娘猛地看见大殿门内站着一个年轻书生，两眼直勾勾地瞧着自家小姐，忙对莺莺轻声说道：

“小姐，咱们回去吧！”

“还没去佛殿，为什么就回去？”莺莺不解地问。

“佛殿里有生人。”红娘解释说。

莺莺听了急忙扭身就向回走。出于好奇和不甘心，她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人？万一要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岂不耽误了自己难得的散心良机。因此在临要拐弯的时候，偷偷地扭头向大殿门口望了一眼，这才发现是位憨态可掬、但却十分英俊的年轻秀才。芳心登时“噗腾”一跳，面红立即过耳，连忙回首低头而去……

莺莺的人走了，张君瑞的魂儿也跟着去了，眼儿圆睁，口儿大开，痴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法聪和尚看着张生那副模样，心中觉得十分好笑：你们这些六根不净的凡夫俗子哟，什么时候才能跳出苦海，不再受这尘缘的烦扰！为了尽快地让张生清醒过来，法聪有意用力地干咳了两声，总算对张君瑞有所惊动。他将头儿扭转，瞧见和尚的两只眼紧紧地盯着自己，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适才的失态，因而故作困惑地问道：

“敢问师傅，适间花丛中的女娘，莫非是观音菩萨显圣？”

“阿弥陀佛！施主休得胡言乱语，她就是我说的已故崔相国的千金，莺莺小姐！”法聪和尚不无抢白地说。

张君瑞“噢”了一声，迈步走出了殿门。他忘不了刚才的邂逅遇美，更抛不开那美人儿的回眸顾盼，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此美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见几番。我张珙可谓眼福不浅，世上无双的美娇娘竟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小姐呀，你去就去了，为什么却又要回过头来望一眼？你临去秋波那一转，别说是小生，就是那铁石人，也会被倒四颠三，意惹情牵……”

“唉呀呀！阿弥陀佛！施主呀，人家莺莺小姐早已去远，你站在这里不走，还

能等出个什么花来！”法聪和尚极不耐烦地说。

谁知道张君瑞正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压根儿就没听见和尚说话。他在想：能遇上这样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丽，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不可再得的良机，我宁可不去京中赶考，也要想方设法多近芳泽，哪怕多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嗯，怎么样才会再见到她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转身对法聪和尚说道：

“法聪师傅，小生有一事相求，还望不要推辞。”

“别别别！阿弥陀佛！施主千万不要说出口来，这里可是佛门净地，贫僧出家人，更干不了那种拉线扯皮之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聪由于误会而忙不迭地劝阻着。

“你知道我请你代劳什么吗？”张珙问。

“贫僧虽然愚鲁，也不难猜出施主的心中所想。那莺莺小姐可是相府千金，崔老夫人治家又严，寺中和尚，谁有老虎胆，哪个敢有半分越礼表现？我劝相公，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免得到头来，落个身败名裂，送官究办！”法聪和尚语重心长地说。

“哈哈……”张君瑞故作姿态地爽声笑了一阵之后，接着说道：“师傅把话讲到哪里去了！小生读书知理，岂会萌生非分之念？适才见了莺莺小姐，虽然不该有失常态，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还望莫予厚非。”

听罢张君瑞的解释，法聪和尚不好意思地说道：

“贫僧无知，语言冒犯，多有得罪。不知相公有何差遣，就请吩咐。”

“其实也无什么大事。小生住在客店，来往客人甚多，颇为吵聒冗杂。今观宝刹环境清雅，拟借僧房半间暂住，早晚温习经史，以备长安应试。房金不论多少，定当依例拜纳。就请师傅通禀长老一声，明日小生前来听取回音。”张君瑞撒谎地说。

“此事容易。寺内闲房不少，贫僧代禀长老就是。”法聪轻松地说。

张君瑞拱手称谢，告辞出庙而去。

法聪和尚在身后口诵佛号：

“阿弥陀佛！”

二 红娘训生

张君瑞从普救寺出来，一路上沉湎于寺中惊艳。他面带痴笑，双眼半开，还不停地摇头晃脑，惹得路上行人投来惊诧目光，身后更跟有一帮看稀奇的小顽童，可是他全都没有丁点觉察。

回到客店以后，琴童问他：

“相公，今天去游普救寺，那里可好？”

“好！”张君瑞只回答了一个字。

“什么好？”琴童又问。

“寺好人更好！”张君瑞不假思索地说。

“什么人更好？莫非是和尚的光头好看？”琴童调皮地问。

张君瑞白了琴童一眼，没有说话。他脸不洗，茶不喝，饭也不吃，倒身在床，闭上双眼，又沉浸在甜蜜的遐想之中。琴童见状，不敢再问，只好任他睡去。一夜之间，张君瑞在梦中朗声大笑了好多次……

第二天早上，洗漱一毕，吃罢早点，便带上琴童，直奔普救寺而去。正好在寺前又和法聪和尚相遇，二人打过招呼，张生问道：

“不知小生拟在上刹借住之事，师傅可曾禀过长老？”

“施主之托，岂敢有误，昨日已经禀过吾师。能否获允，请相公亲到方丈，直接与贫僧师尊面谈。”法聪谦恭地说。

“如此甚好。敢烦师傅通报，就说西洛秀才张珙，特来拜谒。”张君瑞虔诚地说。

法聪请张生少等，自己转身入内通报。少顷复出，躬身相邀。张珙随之入内，将至方丈，只见门首站着一位身披袈裟、手持念珠、童颜鹤发、相貌堂堂的大和尚，就差头顶上少了一个光轮圈，要不然俨然一座僧伽像。心知是寺中长老，不觉肃然起敬，紧趋几步，便要用大礼参见。法本禅师急忙伸手相扶，口中说道：

“折杀老衲，折杀老衲。快请相公方丈叙话。”

二人入内，分宾主坐定，法聪捧茶敬客。法本长老见张生一表人材，气宇不凡，知他日后绝非池中之物，心中也萌生了几分敬慕。便先开口说道：

“昨日老僧不在寺中，有失迎迓，还望相公莫怪。”

“岂敢，岂敢。小生久闻长老清誉，早有前来座下听讲之愿，争奈路途迢迢，阻于关山。今能一见，真乃小生三生之幸。”张君瑞恭敬地说。

“过奖，过奖。秀才此行，莫非要去京中应试？”法本长老问。

“小生无意求官，专程前来拜谒长老。这锭纹银，权作晋见之礼，略表愚晚寸心，敢请笑纳。”张珙说罢，将银子放在几上。

“秀才客中，用银之处甚多，不需如此破费。”法本长老推辞地说。

“既谒宝刹，岂能不献香资？万望勿却。”张生执意地讲。

“相公理下于人，必有所求。有事不妨明言。”法本坦诚相问。

“小生不揣冒昧，有事相恳。皆因旅邸杂乱，早晚难以温习经史，因见上刹环境清幽，更有长老学问博深，故拟暂借寺中一室居住，以便晨昏听讲，开我迷津。房金不论多少，定当如数照付，敬祈恩准。”张珙站起身来，深施一礼。

“阿弥陀佛。”法本也急欠身还礼，接着说道：“区区小事，何必如此郑重，敝寺之内颇有闲房，听任相公挑选就是。”

张珙见长老慨然允诺，不禁十分高兴。心中暗道：花一锭银子打什么紧，我的第一步计划总算落实了。只要我住进普救寺中，近水楼台先得月，自会有更多机会见到莺莺小姐。至于以后嘛，那再相机行事吧！想到这里，他又给法本长老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表示了真心实意的感激。

宾主正说话间，张君瑞忽觉眼前一亮，只见一位梅香打扮的美貌小姑娘走向方丈，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昨天陪莺莺小姐游玩的小丫环。由于昨天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莺莺身上，没把这位姑娘看清，今天他要仔细地认真端详一番。

进来的果然是莺莺小姐的贴身丫环红娘，今年一十七岁。只见她走至法本面前，衿衽施礼，口中说道：

“长老在上，小红娘这厢万福了。”

“免礼，免礼。小娘子何事来见老衲？”法本长老客气地问。

“老夫人命红娘来问长老，什么时候给老相国做法事？让我看看准备情况，好去回话。”小红娘清清楚楚地回答着。

张君瑞观察了一会红娘，不由心中喝彩：好个小姑娘！举止大方，绝无半点轻狂；深谙礼法，语言也极得当；模样儿娇而不艳，浅施淡妆；穿一套缟素衣服，更显安祥；一股聪明伶俐气，惹人惜玉又怜香。他浮想联翩，风韵犹长：我若和她多情的小姐同共鸳帐，怎舍得让她叠被铺床，定要请小姐、求夫人将她宽放，赎出奴婢身，与人一般强……张君瑞正在想得惬意，忽听法本长老对红娘说道：

“正欲回禀夫人，小娘子却巧来了。给老相国的超度法事，已经准备停当，就